



# 溪流的澎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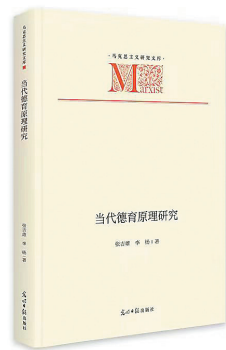
周颖 本报全媒体记者 李淇敏 实习生 张一朵



书现场

江西铜鼓人杨本芬60岁开始她的厨房写作,2020年出版的小说《秋园》成了畅销书,这本书写两代普通中国女性生命经验的小书,先在读者中受到认可,继而获得第六届谷雨文学奖等奖项。《秋园》和此后陆续出版的《浮木》《我本芬芳》,被媒体称为“女性三部曲”。她坚持写作的动力在哪,她如何看待自己的写作,年过八旬的她还在写吗……记者带着很多疑问,敲开了杨本芬的家门——

书经典



张吉雄 李杨 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 当代中国德育理论研究的 新发展

王一木

新时代十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高瞻远瞩,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始终把“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作为德育的根本问题,汇聚起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磅礴力量,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强大的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形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德育理论,值得系统研究。《当代德育原理研究》是该领域研究的新成果。

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社会主义教育就是要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方向要同我国发展的现实目标和未来方向紧密联系在一起,为人民服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从党的建设和国家建设的战略高度提出了“为谁培养人”“四为服务”等重要论述,是我们党对新时代德育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也是新时代德育工作的根本遵循。“为谁培养人”,始终是德育的初心和使命问题,是德育的基本属性和根本价值问题,也是德育的元问题。该书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通过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德育系列重要论述的系统研究,解读了我国新时代德育的指导方针和核心战略、根本任务和战略重点、基本原则和初心使命,总结了新时代德育的基本特征和基本经验,挖掘了新时代德育的丰富内涵和时代价值,在研究主题上紧紧扣住“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在研究重点上紧紧围绕“四为服务”等新思想、新概括、新论断,在学术表达上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基本逻辑,在实践上凸显把德育放在更加突出位置的紧迫感,使命感,体现了当代学者在德育原理研究领域回应国家战略需要的新阐释、新成果、新发展。

培养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培养什么人,始终是德育的首要问题,也是德育研究阐释的核心问题。新时代、新国情赋予了德育新使命,对“培养什么人”提出了新要求。全书以问题为导向,围绕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就什么样的时代新人算是“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进行了系统分析,提出了“当代德育原理”的学术命题,重点阐释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德育理论的原创新贡献,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德育理论研究的最新进展。在“培养什么人”的德育核心战略研究上,坚持了整体性与前沿性的逻辑统一,具有较好的学术价值。该书认为,六个“下功夫”就是“时代新人”必备的六种基本素质或基本特征,即时代新人要有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有热忱的爱国主义情怀,有良好的社会主义道德情操,有博学多才的专业知识,有团结奋斗的进取精神,有独当一面的综合素质(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德育是培根铸魂的事业,对于保证人才培养的正确方向、夯实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人才支撑,发挥着战略性作用,一定要在“培养什么人”的问题上保持全党独有的清醒。

坚持以德为先培根铸魂。“怎样培养人”是新时代德育的一个命题,是立德树人的途径和方法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就“怎样培养人”有很多重要论述,该书围绕重要论述,探索出了较为科学的育人路径:一是以德为先,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人民。理论武装的战略重点对象有二,即党员干部和青少年。党员干部是国家栋梁,青少年是国家未来,都应该掌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二者缺一不可。二是守正创新,筑牢思政主阵地。要守好思政主阵地,必须守正创新。如何守正?“守正”就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这就是“正”。如何创新?首先是教材建设要创新。好教材是好教育的开端,要以思想精深、内容精湛的精品思政教材打造立德树人的“铸魂工程”。其次是思政课程要创新。思政课程是讲道理,要注重方式方法创新,把道理讲深、讲透、讲活,达到沟通心灵、启智润心、激扬斗志的目的。再次是师资队伍要创新。教师既要做敬业解惑的“经师”又做传道授业的“人师”,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三是以人为本,遵循德育发展规律。立德树人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只有遵循德育发展规律,才能增强德育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凝心铸魂、立德树人,在德育工作中培养中国心、唱响中国情、彰显中国味。

文学是人学,是镜与灯,读者在这里映照自身,又在这里触摸生命。杨本芬的创作小而沉,是细腻的生命歌哭,满是内搏的痛感和真情。并非只有海洋才值得书写,溪流也自有它的澎湃和迷人。

### 想写而写

六十来岁,在南京带外孙女的杨本芬开始尝试一件从未干过的事:写作。创作在一间四平方米、裹着热汤的厨房里进行,高凳为桌,矮凳为椅。创作的初衷是为了写出她母亲——小说中的秋园——的一生,她是当回忆录来写的。

完稿后,书稿在女儿章红手中好几年,没有出版的机会。2009年,章红开始在天涯论坛“闲话”栏目更新妈妈的文章。开始,有论坛的网友留言说,普通人的生活没有人愿意看。渐渐地,认同的声音多了起来。画家虫虫在下面跟贴,“底层叙述的声音很珍贵”,也是虫虫牵线,促成了乐府创始人涂志刚与《秋园》的出版合作。

彼时,南昌人涂志刚的品牌尚在草创期,只出版过几本书。之后他签下了杨本芬这个无人知晓的素人作者,首印数为5000册。章红介绍道:“涂志刚认为《秋园》有可能卖20万册。这个判断成真了,两年时间,《秋园》已经卖出25万册,销售数字还在增长。”出版人涂志刚不认为“杨奶奶”是素人作者:“我本质上是签下过一个作家的书,只是这个作家从没出过书。”这是一个出版人和作者相互成全的故事。

一本畅销25万册的小书,把这个在四平方米厨房里写作的老人推进了“女性作家”的行列。《秋园》先后获得豆瓣2020年度中国文学(小说类)第二名、第六届谷雨文学奖等12项奖项。

《秋园》书写母亲,《浮木》让一家人在纸上团聚,《我本芬芳》勇敢地刀刀向内,书写婚姻。如果说,最初的写作是对母亲在这世间痕迹近乎本能的捕捉,那么她后来的写作则属于有意识地个人延展向社会,去触碰乡间普通人的生活,继之又从个体生存经验转向婚姻生活本质这一纵深。《我本芬芳》有着欧亨利式的辛辣结尾:“她终于知道,这六十年的婚姻——大家眼中的钻石婚——的确是固若金汤的婚姻,只有她和他没能获得幸福。她有

她的伤痛,他有他的伤痛……他们本该相爱的。但现在,一切都来不及了。”

从第一篇在文学期刊发表的短篇小说《乡间生死》,到今天的《秋园》《浮木》《我本芬芳》,杨本芬真诚细腻的写作在万千读者中激起回响。她自己依然无法坦然面对“作家”这个称谓。“我还是觉得很不好意思”,采访中,她笑容里的羞涩闪过,“我怎么就是作家了呢?”

相识多年,涂志刚眼里的杨本芬“淳朴,有天真之气,而这种天真之气会透过她的文本传达出来”。

### 太想读书了

83岁的杨本芬还记得自己17岁离家外出求学那一天。100里的山路,母亲送了10多里,一直送到白山坳,站在山坡上一棵松树下对自己不住地招手。

裹过脚的母亲几乎咬碎了牙,将二女儿杨本芬送进了学校,但求学梦却落了空。在岳阳工业学校,杨本芬是老师最喜欢的学生之一——吃苦、肯学、每个学年拿头名。三年后,学校停办,杨本芬茫然四顾。

只身抵达宜春火车站时,她身上只剩一角六分钱,花八分钱给妈妈和弟弟写了信,八分钱买了碗糯米稀饭。到底是蹦蹦跳跳的年轻女孩,带着股初生牛犊的劲儿,一脸无畏地扎进了衣食无着的生活。

她还是想读书。打听到当地有个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分校,她立刻跑去。招生时间已过,在她的极力恳求下,老师考核了她,并告知在这里念书可要吃得苦。她连连点头,只要能上学,吃苦算什么!她选了师范班,美滋滋地计划着毕业以后可以当个老师,挣钱帮妈妈养家。然而,一年后,她无奈地下放农村。

遇到章医生,这段一见钟情的仓促婚姻改变了她一生的行路轨迹。但即便是20岁无奈嫁人、赌气般剪掉两条油亮的齐腰大辫子的那一刻,她对丈夫的要求依然有这么一条:送自己去读书。

“我太想读书了呀,一辈子都想读书,没机会啊。”因为做了妈妈,杨本芬的读书梦就此终结。此后,她在灶台、孩子、生计间奔走逾半世纪,直到2020年6月《秋园》出版。

她的身上保留着人性的丰富、真诚、温厚与冲突。她在自己的婚姻里奔走63年,从不讳言婚姻的遗憾,也不止一次地

告诉周围人:“爷爷没看过我写的《秋园》噢,给他看他也不要看”,但爱并未停歇。“读者们都说我老章是‘渣男’,可怎么会呢?他是一个好医生、好爸爸……”女儿章红记得,爸爸离世时,妈妈不停地亲吻爸爸的额头,“我们甚至担心她会被感染”。

她把无法展平的遗憾和生活的钝痛,写进了书里。

### 母女

“你怎么不能是作家呢!当一个人为自己而写,写作就开始了,她就是一个作家。何况现在你都出版了三本书呢。”女儿章红是出版人和儿童文学作家,她是杨本芬的精神对话者,也是她作品的第一读者和第一编辑。

她的主卧里有张小沙发,紧挨着床。“每次回家,我就坐在小沙发里,妈妈斜倚在床边,我们就一直聊天。”章红说,“妈妈总爱说‘我们来说下话’。”这个生活场景出现了太多次,以至于章红离开南昌回到常居地南京时,杨本芬在电话中说:“我有时候看见沙发,还是会觉得你坐在那儿,跟我说话。”

章红说,每次离开南昌都是一个“关卡”。回程的路需要穿过小区大型露天体育场。杨本芬腿不好,但必定坚持送到体育场门口。章红走在空旷的体育场里,走几步便一回头,跟妈妈挥一挥手,到后面其实已几乎看不清妈妈的身影,也还是对着那个方向挥手,直至转弯,不可能再看见彼此,“我知道她一定在那儿。”章红说,“我知道她依依不舍,但我还是得离开,我总归要回到我自己的生活中啊。”

在写作上,杨本芬说:“我女儿那关太难过了!她太严厉了,我要写得很好了才会给她看。”

“女儿是母亲最严苛的批评者。”章红说,她知道妈妈非常了不起,但还是会对她心存批评,“我身上有妈妈的影子,当我在她身上看到我一直想要克服的东西,就会审视她,想要改变她。我想这是我的问题。真正的爱是不要求改变对方的,何况妈妈成长的时代与我完全不一样……”

### 路口

春日的南昌,阳光渐暖,穿堂煦风里,一只遛弯的小狗脱缰般穿过楼栋。杨本芬南昌的居所,就在这座安静的大院里。穿过走廊上楼,鸟鸣声、狗吠声、老人谈天的细碎声,一并被关在了屋外。几间房门都静悄悄地开着,偶尔有快递员敲门,地板上清晰传来白狗毛毛有节奏的打呼声。南向有日光洒进窗台,北向的屋子里,洁净的蓝色床单铺在那儿。“爷爷走

了,我一下子走不出来。我们开着门,觉得他好像一直都还在那。”

“爷爷”章医生今年初离开,这是她人生的另一个路口。至此,时间、生死皆坦荡。

家人眼里,特别爱笑的她不太笑了。“妈妈、哥哥、老章都走了,我在这世间还能有多少欲求念想呢?”她熟练地取来不远处章医生的照片,五六寸大小,镶嵌在洁净的木头相框中,一尘不染。

她爱美了一辈子,如今每每看到镜中迟暮的自己,会忍不住自己做心理暗示:“83……我83岁了,丑是应该的。”她念着数字的可爱模样让在场的年轻女孩笑出声来。

需要抵抗的,还有衰老和时间。身体的不自由限制着书写,她的左眼做了白内障手术,双腿膝盖术后恢复慢,无法久坐,每日伏案不能超过3小时。于是只好分时间段写作,上午、下午、晚上分开写。她在书桌上打开平板电脑,坐着写会儿,沙发上仰着写会儿,靠在床上写会儿。

写作成了生活里的光亮。“我写三部曲,当时只是因为喜欢写,现在回过头看,觉得值得写。”如今,第四本书早已交稿,年内将出版。她已经为第五本书伏案了两三个月,这是一本婚姻主题的书,灵感来自小区68岁的女邻居。杨本芬说,从前写得快,一气呵成,而手头在写的故事,慢,总也不满意,常感笔头阻塞,“我怎么处理人物的下流话呢?那真的太脏啦。”这是她当下写作中直接的苦恼。在涂志刚看来,杨本芬在最近三年的创作里完成了从自发写作到自觉写作的转变,“她开始表达其他女性身上的‘勇’,书写在她面前打开的世界,这是职业作家的工作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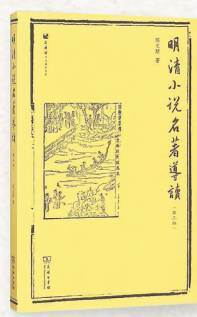
杨本芬83岁了,没有放下笔,溪流的澎湃自有回响。



▲《秋园》《浮木》《我本芬芳》是杨本芬已出版的作品

## 一把打开明清小说世界的钥匙

阳达



陈文新 著 商务印书馆

纯,也并不一概抹倒,倒是不乏欣赏之意”。

“互观法”的运用也是该书一大精彩之处。“互观法”是《史记》创造人物形象的一种表现手法,即一人事迹或同一史事分散在不同的篇目交错互见。本书不仅借此法,而且多有“发挥”。褚人获的《隋唐演义》与洪昇的传奇《长生殿》都以“帝王家”为写作题材,并且都写了唐明皇李隆基和杨贵妃的故事。尽管两人有过交往,但题材处理却大不相同。《长生殿》是将“李杨”生死不渝的爱情写成了一个经典,《隋唐演义》则以鄙夷的口气将杨玉环视为“祸水”。但对隋炀帝身边的一群女子,褚人获又青眼相加,塑造的氛围类似于曹雪芹笔下大观园中的女性,甚至可以说,贾宝玉及其在大观园的生活设计,与《隋唐演义》“有着割不断的血缘关系”。同样,《阅微草堂笔记》与《聊斋志异》都写到了狐鬼题材,本书则在两部小说的对比中,揭示了不同的创作倾向:前者更注重现实性的思考,而后者则着重于个人情感的倾诉。《导读》虽只是“导”,但写作者旁征博引,纵横捭阖,将明清小说“串”起

考方向,如分别从宗教、哲学、政治三个角度阐释《西游记》。结合每本小说对作者、版本以及成书过程的介绍,读者就容易厘清“作者为什么写小说”“小说的源头在哪里”“故事情节怎么发展”等问题。

该书不仅点出小说之“要”,亦析出各篇之“妙”。《三国演义》中曹操的“奸绝”,关羽的“义绝”,诸葛亮的“智绝”,并称“三绝”。《导读》分析了关羽的忠义和诸葛亮的智谋,也对曹操的雄才大略、重视人才以及政治智慧方面进行了评析,“即使其心地不

品书

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中提出,“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这一说法也得到世人的认可,只是未及明清两代。若要续上明清的代表性文学,我想莫过于小说。明清时期小说不仅数量多,而且古典小说名著多出于此,历来备受大众的关注和青睐。

读书宜有门径。如何在上百部明清小说中挑选精品,怎样品读和理解明清作品,《明清小说名著导读》即是入门径的一把钥匙。

既为导读,必然要去繁就简、粗中取精。该书包括《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聊斋志异》《隋唐演义》《儒林外史》《红楼梦》等十一部小说。在介绍每部小说时,首句便道出小说的历史贡献或成就,除此,本书作者善用一句话去概述小说的内容,如以“因斋老人”“其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的评语概述《儒林外史》中众多儒士形象。遇到有些小说主题较多的情况,本书也从不同角度提供了参

来,以“史”的样态呈现给读者。

本书简明通俗、亲切易懂。如阐述《三国演义》的文化内涵,第一版和第二版的表述为“准纪事本末体”“准话本体”“准笔记体”,但对于普通读者来说,这些概念偏于学术化,第三版中就改为“历史的三国”“民间的三国”“掌故的三国”,自然更切合大众的阅读心理。再如,在介绍《西游记》中的妖怪时,不仅列出了主要的动物精和植物精,还根据自然界食物链的高低,指出妖怪的神通大小,即动物精一般胜于植物精,很好地解答了《西游记》中有多少妖怪、妖怪之间有什么关系、哪些妖怪更厉害等诸多读者关心的问题。而对于读者不太熟悉的作品,该书在开篇便进行了详细说明,如在“三言”“二拍”导读中,首先就界定了“话本”的概念,然后分别介绍了话本小说的体制、兴盛、繁荣和衰落的过程,并在《阅微草堂笔记》中进一步探讨了“小说”的归属问题。

赵伯陶先生评价本书“谆谆导读,当是大智慧”,当是很好地道出了该书的睿智与哲思。我们读懂此书,或能为知音。